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十五回 萃雅樓第一 賣花郎不賣後庭花 買貨人慣買無錢貨

詩云： 豈是河陽縣，還疑碎錦坊。
販來常帶蕊，賣去尚餘香。
價逐蜂叢躡，人隨蝶翅忙。
王孫休惜費，難買是春光。

這首詩，乃覺世稗官二十年前所作。因到虎丘山下賣花市中，看見五彩陸離，眾香芬馥，低徊留之不能去。有個不居奇貨、喜得名言的老叟，取出筆硯來索詩，所以就他粉壁之上題此一律。市廛乃極俗之地，花卉有至雅之名，「雅俗」二字從來不得相兼，不想被賣花之人趁了這主肥錢，又享了這段清福，所以詩中的意思極贊羨他。生意之可羨者不止這一樁，還有兩件貿易與他相似。哪兩件？

書鋪，香鋪。

這幾種貿易合而言之，叫做「俗中三雅」，開這些鋪面的人，前世都有些因果。只因是些飛蟲走獸托生，所以如此，不是偶然學就的營業。是那些飛蟲走獸？

開花鋪者，乃蜜蜂化身；開書鋪者，乃蠹魚轉世；開香鋪者，乃香麝投胎。

還有一件生意最雅，為什麼不列在其中？開古董鋪的，叫做「市廛清客」，冒了文人，豈不在三種之上？只因古董鋪中也有古書，也有名花，也有沉檀速降，說此三件，古董就在其中，不肯以高文典冊、異卉名香作時物觀也。

說便這等說，生意之雅俗也要存乎其人。盡有生意最雅，其人極俗，在書史花香裡面過了一生，不但不得其趣，倒厭花香之觸鼻、書史之悶人者，豈不為書史花香之累哉！這樣人的前身，一般也是飛蟲走獸，只因他止變形骸，不變性格，所以如此。蜜蜂但知採花，不識花中之趣，勞碌一生，徒為他人辛苦；蠹魚但知蝕書，不得書中之解，老死其中，止為殘編殉葬；香麝滿身是香，自己聞來不覺，雖有芬膻馥卵可以媚人，究竟是他累身之具。這樣的人不是「俗中三雅」，還該叫他做「雅中三俗」。

如今說幾個變得完全能得此中之趣的，只當替斯文交易掛個招牌，好等人去下顧。只是一件：另有個美色招牌，切不可掛；若還一掛，就要惹出事來。奉勸世間標緻店官，全要以謹慎為主。

明朝嘉靖年間，北京順天府宛平縣有兩個少年：一姓金，字仲雨；一姓劉，字敏叔。兩人同學攻書，最相契厚。只因把雜技分心，不肯專心舉業，所以讀不成功，到二十歲外，都出了學門，要做貿易之事。又有個少而更少的朋友，是揚州人，姓權，字汝修；生得面似何郎，腰同沈約，雖是男子，還賽過美貌的婦人，與金、劉二君都有後庭之好。金、劉二君只以交情為重，略去一切嫌疑，兩個朋友合著一個龍陽，不但醋念不生，反借他為聯絡形骸之具。人只說他兩個增為三個，卻不知道三人並作一人。

大家商議道：「我們都是讀書朋友，雖然棄了舉業，也還要擇術而行，尋些斯文交易做做，才不失文人之體。」就把三十六行的生意事件都想到，沒有幾樣中意的。只有書鋪、香鋪、花鋪、古董鋪四種，個個說通，人人道好，就要兼併而為之。

竟到西河沿上賃了三間店面，打通了並做一間。中間開書鋪，是金仲雨掌管；左邊開香鋪，是權汝修掌管；右邊開花鋪，又搭著古董，是劉敏叔掌管。後面有進大樓，題上一個匾額，叫做「萃雅樓」。結構之精，鋪設之雅，自不待說。每到風清月朗之夜，一同聚嘯其中，彈的彈，吹的吹，唱的唱，都是絕頂的技藝，聞者無不銷魂。沒有一部奇書不是他看起，沒有一種異香不是他燒起，沒有一本奇花異卉不是他賞玩起。手中摩弄的沒有秦漢以下之物，壁間懸掛的盡是來唐以上之人。受用過了，又還賣出錢來，越用得舊，越賣得多，只當普天下人出了銀子，買他這三位清客在那邊受享。

金、劉二人各有家小，都另在一處，獨有權汝修未娶，常宿店中，當了兩人的家小，各人輪伴一夜，名為守店，實是賞玩後庭花。日間趁錢，夜間行樂。你說普天之下哪有這兩位神仙？合京師的少年，沒有一個不慕，沒有一個不妒。慕者慕其清福，妒者妒其奇歡。

他做生意之法，又與別個不同：雖然為著錢財，卻處處存些雅道。收販的時節有三不買，出脫的時節有三不賣。哪三不買？

低貨不買；假貨不買；來歷不明之貨不買。

他說：「這幾樁生意都是雅事，若還收了低假之貨，不但賣壞名頭，還使人退上門來，有多少沒趣。至於來歷不明之貨，或是盜賊劫來，或是家人竊出，貪賤收了，所趁之利不多，弄出官府口舌，不但折本，還把體面喪盡。麻繩套頸之事，豈是雅人清客所為？」所以把這「三不買」塞了忍氣受辱之源。哪三不賣？

太賤不賣；太貴不賣；買主信不過不賣。

「貨真價實」四個字，原是開店的虛文，他竟當了實事做。

所講的數目，雖不是一口價，十分之內也只虛得一二分，莫說還到七分他斷然不肯，就有托熟的主顧，見他說這些，就還這些，他接到手內，也稱出一二分還他，以見自家的信行。或有不曾交易過的，認貨不確，疑真作假，就兌足了銀子，他也不肯發貨，說：「將錢買疑惑，有什麼要緊？不如別家去看！」

他立定這些規矩，始終不變。

初開店的時節，也覺得生意寥寥，及至做到後來，三間鋪面的人都挨擠不去。由平民以至仕宦，由仕宦以至官僚，沒有一種人不來下顧。就是皇帝身邊的宮女要買名花異香，都吩咐太監叫到萃雅樓上去。其馳名一至於此。凡有官僚仕宦往來，都請他樓上坐了，待茶已畢，然後取貨上去，待他評選。

那些官僚仕宦見他樓房精雅，店主是文人，都肯破格相待。

也有叫他立談的，也有與他對坐的，大約金、劉二人立談得多，對坐得少；獨有權汝修一個，雖是平民，卻像有職分的一般，次次與貴人同坐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他年紀幼小，面龐生得可愛，上門買貨的仕宦料想沒有迂腐之人，個個有龍陽之好。見他走到面前，恨不得把膝頭做了交椅，摟在懷中說話，豈忍叫他側身而立，與自己漠不相關？所以對坐得多，立談得少。

彼時有嚴嵩相國之子嚴世蕃，別號東樓者，官居太史，威權赫奕，偶然坐在朝房，與同僚之人說起書畫古董的事，那些同僚之人，都說萃雅樓上的貨物件件都精，不但貨好，賣貨之人也不俗，又有幾個道：「最可愛者是那小店官，生得冰清玉潤，只消他坐在面前，就是名香，就是異卉，就是古董書籍了，何須看什麼貨！」東樓道：「蓮子衙衙裡面少了標緻龍陽，要到櫃檯裡面去取？不信市井之中竟有這般的尤物。」講話的道：

「口說無憑，你若有興，同去看就是了。」東樓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等退朝之後，大家同去走一遭。」只因東樓口中說了這一句，那些講話的人一來要趨奉要津，使自己說好的，他也說好，才見得氣味相投；二來要在鋪面上討好，使他知道權貴上門，預先料理，若還奉承得到，這一位主顧就抵得幾十個貴人，將來的生意不小，自己再去買貨，不怕不讓些價錢。所以都吩咐家人，預先走去知會，說：「嚴老爺要來看貨，你可預先料理。這位仕宦不比別個，是輕慢不得的。莫說茶湯要好，就是送茶陪坐的人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把身材面貌打扮齊整些。他若肯說個『好』字，就是你的時運到了。難道一個嚴府抵不得半個朝廷？莫說趁錢，就要做官做吏也容易。」金、劉二人聽到這句說話，甚是驚駭，說：「叫我準備茶湯，這是本等，為什麼說到陪坐之人也叫他收拾起來？他又不是跟官的門子、獻曲的小唱，不過因官府上樓沒人陪話，叫他點點貨物，說說價錢。

誰知習以成風，竟要看觀他起來！照他方才的話，不是看貨，分明是看人了。想是那些仕宦在老嚴面前極口形容，所以引他上

門，要做『借花獻佛』之事。此老不比別個，最是敢作敢為。

他若看得中意，不是『隔靴搔癢』、『袂被摩疼』就可以了得事的，畢竟要認真舞弄。難道我們兩個家醋不吃，連野醋也不吃不成！」私自商議了一會，又把汝修喚到面前，叫他自定主意。

汝修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待我預先走了出去，等他進門，只說不在就是了。做官的人只好逢場作戲，在同僚面前逞逞高興罷了，難道好認真做事，來追拿訪緝我不成？」

金、劉二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把他藏過一邊，準備茶湯伺候。不上一刻，就有三四個仕宦隨著東樓進來，僕從多人，個個如狼似虎。東樓跨進大門，就一眼覷著店內，不見有個小官，只說他上樓去了。及至走到樓上，又不見面，就對眾人道：

「小店官在哪裡？」眾人道：「少不得就來。沒有我輩到此尚且出來陪話，天上掉下一位福星倒避了開去之理。」東樓是個奸雄，分外有些詭智，就曉得未到之先有人走漏消息，預先打發開去了。對著眾人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此人今日決不出來見我。」

眾人心上都說：「知會過的，又不是無心走到，他巴不得招攬生意，豈肯避人？」哪裡知道，市井之中一般有奇人怪士，倒比紗帽不同，勢利有時而輕，交情有時而重，寧可得罪權要，不肯得罪朋友的。

眾人因為拿得穩，所以個個肯包，都說：「此人不來，我們願輸東道。請賭一賭。」東樓就與眾人賭下，只等他送茶上來。誰想送茶之人不是小店官，卻是個駝背的老僕。問他小主人在哪裡，老僕回話道：「不知眾位老爺按臨，預先走出去了。」

眾人聽見，個個失色起來，說：「嚴老爺不比別位，難得見面的。快去尋他回來，不可誤事！」

老僕答應一聲，走了下去。不多一會，金、劉二人走上樓來，見過了禮，就問：「嚴老爺要看的是哪幾種貨物？好取上來。」東樓道：「是貨都要看，不論哪一種，只把價高難得、別人買不起的取來看就是了。」二人得了這句話，就如飛趕下樓去，把一應奇珍寶玩、異卉香，連幾本書目，一齊搬了上來。擺在面前，任憑他取閱。

東樓意在看人，買貨原是末著。如今見人不在，雖有滿懷怒氣，卻不放一毫上臉，只把值錢的貨物都揀在一邊，連聲贊好，絕口不提「小店官」三字。揀完之後，就說：「這些貨物我件件要買，聞得你鋪中所說之價不十分虛誣，待我取回去，你開個實價送來，我照數給還就是了。」金、劉二人只怕他為人而來，決不肯捨人而去，定有幾時坐守。守到長久的時節，自家不好意思。誰想他起身得快，又一毫不惱，反用了許多貨物，心上十分感激他，就連聲答應道：「只愁老爺不用，若用得著，只管取去就是了。」東樓吩咐管家收取貨物，入袖的入袖，上肩的上肩，都隨了主人一齊搬運出去。東樓上轎之際，還說幾聲「打攬」，歡歡喜喜而去。只有那些陪客甚覺無顏，不愁輸了東道，只怕東樓不喜，因這小事料不著，連以後的大事都不肯信任他。這是患得患失的常態。